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梁孝王驕縱

漢文帝前二年春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五年初帝分代爲二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

六年梁太傅賈誼上疏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

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䇿試詳擇焉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經陳紀爲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

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
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
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
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
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
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
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
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
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

豈有異秦之季世邪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旣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戸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頌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

可屈伸一二指搐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跖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疎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跖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十一年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

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景帝二年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

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
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
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旣至寵
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
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
門與漢宦官無異
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
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
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
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以傳梁

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梁王以此益驕

中二年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吳楚攻梁梁王城守事見七國之叛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爲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

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

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
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
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犯上禁
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
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
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
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
望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
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
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

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曰爲之奈何陽
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
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
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
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
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
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帝怒稍解是
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
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
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

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

車輦矣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畱上弗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

張溥曰孝文帝三年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太

原濟北王興居反遣柴武擊之興居兵敗自殺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周亞夫討平之漢是時宗室之變極矣又四年有梁王武殺袁盎之事何居文帝之世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爲母讐也梁王與盎非讐而殺之者惡其格立弟之議也且審食其漢之罪臣盎則漢大臣也淮南王所殺止一食其梁王刺客所殺則盎及議臣十餘人也長情可原武罪難恕竟釋不問者一則曰親文帝在代時前有后生三子及竇太

后得幸前后母子皆卒矣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揖參先亡景帝在位所存惟武又重以母弟之戚太后慈愛非他王比也一則曰功吳楚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使韓安國張羽等距戰吳楚不敢過而西勞苦至矣帝厚梁王以功以親梁王自驕亦以功以親太后非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卽有殺盎罪王未可誅也吳王濞初叛要約諸國濟北王志城壞未定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吳楚敗志欲自殺公孫玃爲

見梁王說其解紛得不坐梁王殺盎使鄒陽入長安說王長君請命於天子卽矍智也景帝上奉母氏之命內聽皇后之言梁事必欲無竟田叔等適緣其意焚燒獄辭帝亦可因以謝天下矣濟北王興居與朱虛侯章誅諸呂迎立孝文功最大帝絀其封怨望稱兵而死漢初同姓諸王名不軌者莫不幸於興居莫幸於梁王蓋不賞者難居深根者易完也文帝初卽位有司請立太子帝下詔博求賢聖推讓宗親其言美其實非也景帝亦詭辭傳位以說太后梁王竟啟

驕戾大臣不得其死周公致謹桐葉戒成王毋
戲言慮誠深遠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漢通西南夷

漢武帝元光五年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　是時巴蜀

四郡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溼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元朔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

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專力城朔方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爲天子言身毒國去
蜀不遠天子欣然令騫因蜀犍爲發閒使王然于等
四道並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各行
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
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
身毒道始通滇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
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
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
意焉乃復事西南夷

三年秋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元鼎六年冬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衞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筰侯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

朝上以爲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筰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元封二年　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衞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

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六年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往
擊大破之
四年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
益州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
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
明擊之
六年詔以鉤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
功立以爲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張溥曰南夷君長夜郎最大其西滇最大自滇
以北邛都最大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

名爲巂昆明自巂以東北徙莋都最大自莋以
東北冉駹最大自駹以東北白馬最大皆巴蜀
西南外蠻夷也後大抵屬漢南夷爲牂柯郡邛
都爲越巂郡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
漢西白馬爲武都郡滇爲益州郡大漢兵威蕩
定羣氏雄哉孝武誠足總八蠻制六合矣班固
云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粤起嚴助朱
買臣朝鮮繇涉何頗咎三方之開自好事之臣
然南粤者桂林南海象郡閩粤者閩中郡東粤
者東甌郡秦所置也朝鮮則周封殷太師之國

戰國時朝鮮準僭稱王屬於後燕燕人衛滿破
王準有其地是皆中國臣屬或貳而討師猶有
名西南夷則椎結編髮去中國遼南夷之端於
番禺見枸醬於大夏見邛竹杖始知其路即無
通於漢奚病焉且唐蒙請通南夷夜郎司馬相
如且請通西夷邛筰比巴蜀四郡戍饟不通夷
又數反上遂罷西夷獨事南夷繼聞張騫言則
西夷之使復出彼使外國馳絕域者競侈所聞
歸告天子僅愈於方士之無根神山之未見天
子即信好之玉帛弓矢洋溢荒徼以輶軒博物

之言窮生靈暴露之患功卽非常事誠得已淮南王安諫伐閩越莊助往諭以指公孫弘請罷蒼海朔方之役朱買臣等難以十策豈帝果以蠻夷山川地圖寸數用兵非難哉厭常說而樂奇聞志將馳騖幷包而不反也西南夷君長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又最寵史書異之或者天亦欲諸夷上通中國是以蒙蹻相如建其說郭昌衞廣奮其威適與時會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淮南謀反

漢文帝前三年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以坐繫河内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後封長爲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

爲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卽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嘗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六年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

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
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爲儆
戒王不說令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
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
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
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
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
郵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袁盎
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淮南
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

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傳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爲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七年民有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

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上弗聽

十一年夏六月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十六年夏四月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立淮南厲王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

景帝前四年　初七國反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將兵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淮南以故得完（事見七國之叛）

武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昏暮而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五年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衞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卽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

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顔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爲所幷亦結賓客爲反具以爲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因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

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

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𨑳走而東身死祀絶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絶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孼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

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皐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卽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

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

南王謀反蹤迹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
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
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十二月淮
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
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
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
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
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
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
太子爽立其弟孝爲太子爽聞卽遣所善白嬴之長

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張溥曰史言淮南王長剛戾谷口之謀泄而身死輜車罪不足憐然觀其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馳走闕下肉袒謝雖豫讓荆卿

不若是氣決也辟陽之罪莫大於侍太后監宮中厲王責以三罪而不之及蓋爲親諱也文帝心知辟陽大惡難於顯言快心厲王之一擊而赦弗治亦所以全親也若以春秋之義斷之厲王專殺之罪小討賊之功大帝錄其功而赦其罪因其念親之誠而教以忠孝之道自此世爲賢藩臣可也迺日驕縱之而生其邪謀則文帝之失也袁盎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嗟乎此豈特爲厲王言哉緜而不察安賜之變又見告矣文帝悼傷民歌封厲王四

子賈誼痛言其禍引白公爲戒然孝景三年吳
楚七國之叛使使往來廬江弗應衡山堅守淮
南王安欲發兵應之爲相所制乃復爲漢當時
皇帝褒美貞信勞苦卑溼賜謚徙地淮南諸子
恩厚最著彼亦何嘗有反側之行邪辟之心哉
卽安數欲反謀之伍被被極陳患害安爲氣結
流涕令被堅守其言請以死爭則安謀當寢而
執義不固蹤迹覆敗是所謂君非其君臣非其
臣也衡山王賜惑於其后徐來囚太子爽而佩
次男孝以王印遂至太子告變闔室誅死迹其

所造輣車鍛矢璽印反具亦以備淮南耳非果倍漢而自爲也而二子構釁陰事宣露衡山之死死於家人非教訓不豫之故哉予嘗論淮南父子之不得其死長失於剛安失於文賜失於愚而禍本在於無嚴傅相傅相無人在王左右者大逆則爲柴武開章之聚兵小逆則爲雷被白嬴之上書大逆負漢小逆負王奸人之志要在破人父子危人君臣滅人社稷而已他又何所計焉袁盎陰賊著心長於傾仄獨論淮南一事質而近理亦尚論者所節取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漢通西域

漢武帝元朔三年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爲彊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閒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爲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爲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爲太中大夫甘父爲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

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

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

元鼎二年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

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

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
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
還到拜爲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
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
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
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兩源
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
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
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
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

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
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
孫王旣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
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
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
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
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
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

六年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

空道攻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
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
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
沮井而還匈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
里至匈河水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
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三年冬十二月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
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
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爲浞野侯
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

至玉門矣

六年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幃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

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爲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扜罙蘇𩅦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爲酒多苜

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

太初元年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

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

二年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

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殺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三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乃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
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
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
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
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
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衞酒泉而發天下
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
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
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
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令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晩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

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軍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

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爲海西侯封趙弟爲新畤侯以上官桀爲少府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

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以讁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聞貳師
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
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玉門關
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
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
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
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
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
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

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昭帝元鳳四年　初杅罙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貳師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

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以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

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屛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

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横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外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爲平陵侯傅介子爲義陽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旣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

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彊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乎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宣帝本始二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　上遣光祿大夫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事見匈奴歸漢

三年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
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
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
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合副使發龜
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
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
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
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元康元年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
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

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衞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

神爵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

業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爲公主盛爲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爲昆彌號狂王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甘露元年夏四月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衞司馬魏和意副

候任昌至烏孫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翖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

爲公主使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三年五月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爲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成帝建始四年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

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
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
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
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
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
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
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
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
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
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

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陽朔四年閏九月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元延二年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諸翖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

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
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
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
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己
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
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
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
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
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
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

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爲堅守都尉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疐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

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
終羈縻不絕

張溥曰漢武帝元光二年擊匈奴元鼎二年通
西域誘擊匈奴之策發於王恢一不效立誅死
西域始自張騫元朔三年騫郎官太中大夫出
使十餘年方得通初行百餘人惟二人得還帝
未嘗詰責也匈奴數爲漢患攻邊塞西域則去
漢遼絕矣史言帝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
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
大宛安息誠其貴異物勞中國也帝伐匈奴專

任衛青霍去病雖士卒耗敝多斬獲立功伐宛
之役則欲侯寵姬李氏而將廣利大發兵車挫
於郁成逾年僅能斬宛王毋寡取善馬數十匹
得不補失重困海內至張騫失侯說招烏孫以
公主妻其王辱國甚矣昆莫初尚江都王女旣
苦老欲使孫岑陬尚之公主不肯聽天子報從
其俗宣帝之世楚主妻岑陬肥王狂王復室焉
老年土思哀愈黃鵠夫武帝欲制兩越則通西
南夷欲斷匈奴右臂則通西域人臣喜事必窺
天子所急以說中之及西域旣開大宛月氏大

夏烏孫于寘村宷諸國咸以義屬方謂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聖天子德威無二也乃公主下嫁鳥獸不別絕漠未窮閭門先黷漢直爲夷烏足道哉武帝雄材大略欲篤文景而慚德有三董偃幸於竇太主而不誅以欒大尚衞長公主詔細君從烏孫俗是也宣帝能揚呼韓稽顙之威不洗楚主烝報之恥其循孝武之失而未察乎抑劉敬始議和親高祖降家人子於單于其時公主固已許從胡俗哉是故罪張騫者必先罪劉敬罪武宣者必先罪高祖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

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

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
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
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其處以爲之備審遮
險阻以爲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
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
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
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
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
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

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

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

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
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
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
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
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
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
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爲
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　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
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上書偃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

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

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

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晩也皆拜爲郎中

二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爲平陵侯次公爲岸頭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卒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

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
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
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
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
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
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
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
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戸封青三子
伉不疑登皆爲列侯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

英略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衞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　夏四月衞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信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

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

去病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戸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爲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

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三月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

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戸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衞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

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
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
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
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
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
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
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
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
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爲從票侯校尉高不識爲宜冠
侯校尉僕多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

會當斬贖爲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幷其眾

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旣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爲列侯益封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

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

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
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
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
希矣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
漢旣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
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
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

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青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

令前將軍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
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
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
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
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
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
因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
慍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
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
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

軍不相見漢亦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
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
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
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
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
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
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畱一日悉燒其城
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
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
將軍大將軍使長吏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

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
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
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
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
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
無餘財猨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
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
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
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單

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

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
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
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
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
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靑日退而
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
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天子嘗欲敎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
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

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粱肉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
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
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
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
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
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
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畱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無敢忤湯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爲冢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畱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終不敢出

上乃還

四年匈奴自衞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騎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六年匈奴烏維單于死子詹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郡

太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

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旣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

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犂湖爲單于　上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廬朐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四年冬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

且鞮侯爲單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昔
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
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
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
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
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倶旣至匈奴置幣遺單
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及
衞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衞律

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丁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丁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

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
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
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
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
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
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
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
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
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
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

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

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
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
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
惠等各置他所　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
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
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
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
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

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

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
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
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
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
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
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
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卒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
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値騎可三萬圍陵軍軍
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
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

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

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
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
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
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
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
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
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
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
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

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
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
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
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
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
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
人持二升糒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
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
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
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

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

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三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

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

連戰十餘日遊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
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
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
上於是族陵家旣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
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
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與衛律
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
議

太始元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爲左賢王
次爲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

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
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卽不
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以
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
以爲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
征和二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
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
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匈奴單于聞
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

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犂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衞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犇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

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

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衞律上宗族遂滅

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

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

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
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畱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
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
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
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
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
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
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
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
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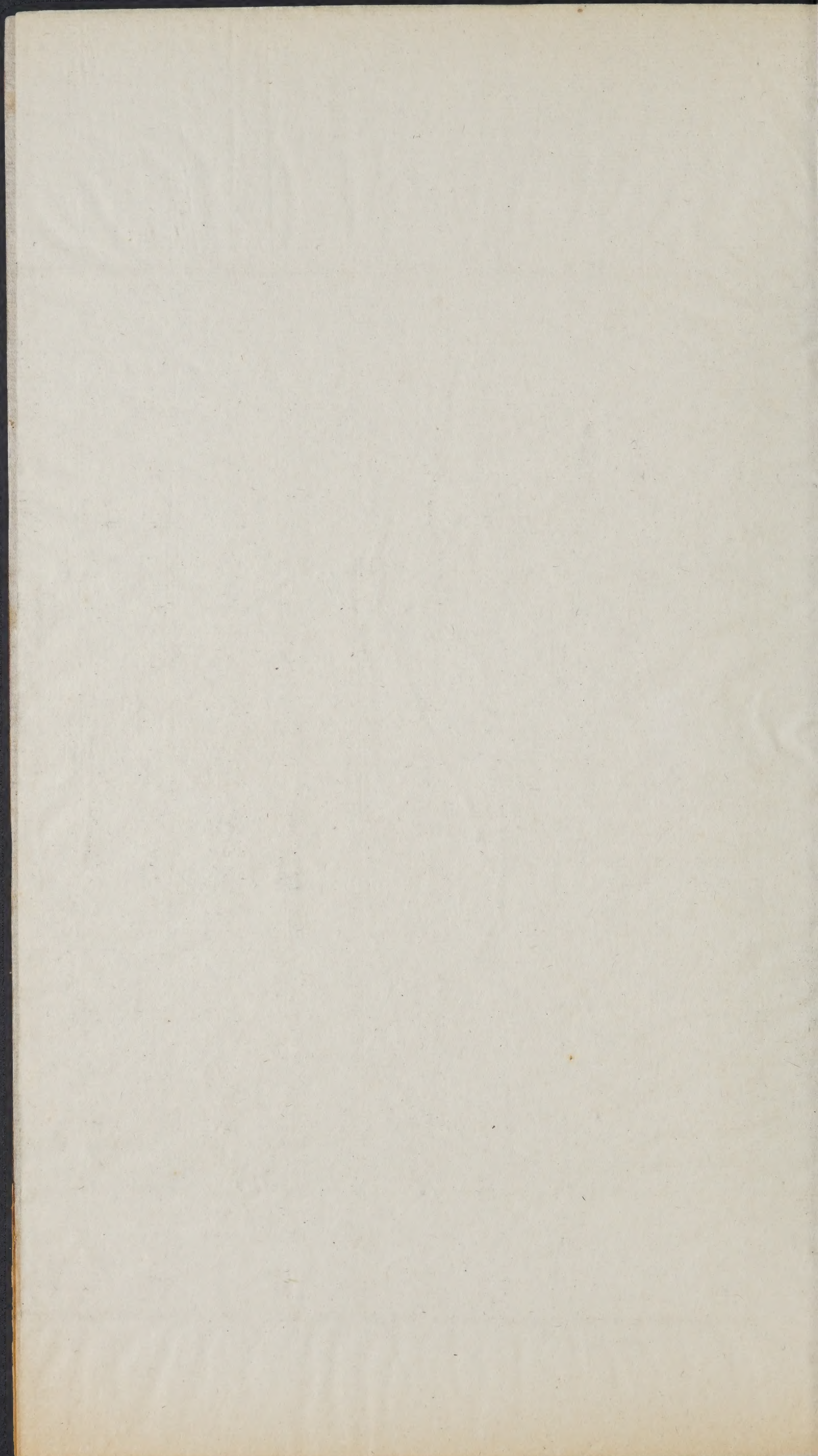
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張溥曰漢武帝元光二年帝卽位之八年也其年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元朔元年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卻之二年青等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匈奴入寇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爲大將軍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敗匈奴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秋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

大司馬蓋漢自元光六年以來衞青有事於匈奴至是凡八出矣元狩六年去病卒元封五年青卒帝猶盛擊匈奴不止及戾太子之變始有悔心輪臺詔下不復出軍時征和四年也改元後元而帝崩矣班固云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及論匈奴又云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

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言皆質今猶躂之然匈奴圍高帝嫚呂后有累世之讎武帝復之衞霍雖繇外戚起帝任以戰事至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亦可謂義大齊襄之滅紀明同高祖之任人矣且武帝久臨海內單于數死軍臣死於元朔之三年伊稚斜死於元鼎之四年烏維死於元封之六年詹師盧死於太初之三年响犂湖死於太初之四年且鞮侯死於

太始之元年其間以弟代兄以季父代兄子年歲不長師旅罷困皆天所以助中國之神靈也秦始皇既帝使蒙恬北擊胡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後世雖咎其暴師之失而終享其亭障之利漢武擊匈奴功罪亦然然文景之世有虜而治哀平之世無虜而亡夷狄者誠聖人外患之資而秦皇漢武必謂盡滅之始可以安子孫則志大而計左者也



太始之元年其間以兼代兄以孝友代兄[illegible]年
歲不長師旅擾困若天所以助中國之漸強進
秦始皇既[illegible]使蒙恬北擊胡收河南地為四十
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後世
雖管[illegible]之大而怨毒之[illegible]
何攻功勞亦然然交覺之世有傳者治其事之
也無歸而亡矣狄者誠知人外患之資而孝道
[illegible]必謂盜賊之始可以安子孫萬世大可謂
存者也

